



爱比遗忘漫长

走遍5大洲
20个国家
不停追寻
不停记录

老记者的 18 年环球路

王永志 著

是诗人，是记者
也是
不停行走的旅人

 人民邮电出版社
POSTS & TELECOM PRESS

爱比遗忘漫



老记者的 18 年环球路

王永志 著



人民邮电出版社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爱比遗忘漫长：老记者的18年环球路 / 王永志著

— 北京：人民邮电出版社，2013.1

ISBN 978-7-115-30132-1

I. ①爱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游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89031号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作者多年来在5大洲20多个地方行走的记忆，他以记者的独到眼光、文人的特殊触角，将旅程诉诸笔端，用文字带领读者同他共同追溯历史，共赏各地的诗歌、音乐、美术，也令读者寻找自己的一份爱与遗忘。

爱比遗忘漫长——老记者的18年环球路

◆ 著 王永志

责任编辑 谢元琨

◆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崇文区夕照寺街14号

邮编 100061 电子邮件 315@ptpress.com.cn

网址 <http://www.ptpress.com.cn>

北京天宇星印刷厂印刷

◆ 开本：690×970 1/16

印张：14

2013年1月第1版

字数：224千字

201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115-30132-1

定价：39.80元

读者服务热线：(010) 67172489 印装质量热线：(010) 67129223

反盗版热线：(010) 67171154

广告经营许可证：京崇工商广字第0021号

序

归去来兮

传说在一次国际援助中，美国总统非常不理解美国的反应速度竟然会慢于中国。相关负责人向总统解答道，因为中国每年都有一次春运，要把几亿人口进行空间大调动。

再看黄金周，且不说国内景点游客摩肩接踵，即使出国旅游也基本可以不用说外语，到处是熟悉的中国面孔，听到的是满口乡音俚语。这么多热衷旅游的人口，让国人不需要前往荒漠雨林，即可体验智力和体力的冒险。这不是一个“把大象装进罐子里”的故事，而是生活在罐子里的人，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大象。在时尚的名义下，我们把“大象”在同一时间里放出来，旅游自然也成了件让人生畏的事情。与此相对应，旅游指南、游记应运而生，成为图书中继青春、励志、财经、文史类图书之后的又一个热销门类。

日前，传媒界老友王永志来电说，他正在整理一本关于五洲游记的书，并征序于余。我感到不奇怪又奇怪。说不奇怪的是，王永志是一个资深的传媒人，在20世纪90年代大兴报告文学写作之风，我们都被裹胁其中。这些年来他笔耕不辍，除了新闻本业所写文字之外，其创作的报告文学、人物传记、散文随笔和诗歌都已经结集出版。因为当记者走天涯的职业特性，这些年他走了国内外不少地方，再出一本游记，对他来说不是问题。但奇怪的是，他竟然邀请我为其作序，这些年来我们每年也聚过几次，虽是海阔天空地神侃，但却很少涉及旅游话题，况且我也不是什么旅游界的“名驴”。

不过，王永志曾说，旅游需要金钱、时间、体力，人生在世，不可能三者都

在同一时间契合，因此，有机会就要抓住机会，不要等到钱有了，时间有了，却迈不动、游不了。正是“有花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”此言甚合我意，也就不再推辞为其书做序了。

其实，我答应为其作小序，有着更深一层的原因。首先以我对王永志的了解，他是个非常真实而善良的人，这样的人写的字作的文必是美好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旅途很多是和职业相关联，没有当今大多数国人旅行时的窘境，我们可以重新读到纯粹的游记。这话说来简单，而读者们“博览群书”之后，便会体味我们不仅仅旅行会有窘境，连读其它的游记都会中了“商业暗器”。

我很推崇徐霞客的游记，这亦应是现当代游记的方向。它不只是一般旅游指南，还融进自己艰辛的考察经历和独到的心得。我粗略地翻阅了王永志的书稿，发现他的游记不是纯粹的旅游指南，也有自己的特色。比如《上帝在尘世的居所——伊斯坦布尔》，既有对海峡、寺院、皇宫的描述，也有对历史的思索；再如《圣地亚哥古堡》，他从菲律宾国父黎刹写起，把古堡同诗人的经历联系起来，使读者增加对古堡、对菲律宾的历史与文化的了解，显然这不是记录海滩、街景、购物的游记所能比拟的。

游记往往是对旅程的所见、所闻与所感的一种忆述，大多源于心灵深处的触动，并行诸笔端，记录下游客的独特感受，传递出一般旅游指南或地图所难以传达的心灵感动和体验。作为记者，王永志的游记不能像一般的旅游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记录风景，只能在有限的时空中捕捉眼前即景，述说心中的感受。像《维也纳，空气里也弥漫着音符》、《吴哥半日游》，都是如此。同时因为职业的关系，他涉猎较广，搜集、提炼资料也有一套，并能举一反三，这从他的《圣彼得堡教堂——雕塑最迷人》、《望闻问切旧金山》等均可见一斑。

作为报告文学作家，王永志在写作中坚持客观纪实的原则，注重细节的真实性、可视性和文学性，像《澳大利亚海景各领风骚》、《聂鲁达——爱比遗忘漫长》，都可以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。而作为诗人，他能从细微处发现常人不易发现的东西，着力于捕捉旅途中突然冒出来的、顷刻间容易烟消云散的念头和感觉，简单自然的照片，配上优美的文字，读来让人如临其境。比如，看肖邦纪念馆，他从一首未完成的诗篇入手，重现当年参观情景，写来很有诗意。而通过一

些标题，像《偷得九份半日闲》、《追忆希腊的流光水色》等，读者可以体察作者的心绪。

王永志走过 20 多个旅游目的地，每个旅游目的地精选一至四篇文章收录于书中，着眼于最有特色、或对他触动最深的风景故事。这些文章时间跨度大，看的景点不一，有长有短，文风也不尽统一，富有多样性，其简略或繁复也多因作者率性而为，这才是旅行的本意，没有程式，只有轻轻的脚步和一颗诗人的心。

我一直推崇徐霞客的写作方法。但我希望，王永志能带给我们更美、更能拨动心弦的旅游随笔。

人天合一，行知合一，心境合一。合我意，是为序。

方向明

2012 年 5 月 16 日



序 归去来兮 方向明 \ 001

第一章 吟唱诗歌不会徒劳无功 \ 001

1. 圣地亚哥古堡 \ 002
2. 聂鲁达——爱比遗忘漫长 \ 009
3. 肖邦故居——一首未完成的诗 \ 018
4. 维也纳——空气里也弥漫着音符 \ 024
5. 逛香港书店长过逛商场 \ 030

第二章 人事有代谢 往来成古今 \ 035

6. 吴哥半日游 \ 036
7. 佛庙之都过眼录 \ 046
8. 圣彼得堡教堂——雕塑最迷人 \ 052
9. 上帝在尘世的居所——伊斯坦布尔 \ 060
10. 乌拉圭之光——国父与足球 \ 085

第三章 良辰美景 赏心乐事 \ 091

11. 偷得九份半日闲 \ 092
12. 狮身鱼尾新加坡 \ 099
13. 世界花园瑞士——天帮忙人努力 \ 108
14. 荷兰走马观花 \ 114



第四章 不同的名字 一样的城池 \ 123

- 15. “食字路口” 吉隆坡 \ 124
- 16. 印尼 “首堵” 雅加达 \ 129
- 17. 望闻问切旧金山 \ 135
- 18. 悉尼烟花秀 \ 145

第五章 人与神共创的奇迹 \ 151

- 19. 亚马孙河黑黄二水奇观 \ 152
- 20. 追忆希腊的流光水色 \ 154
- 21. 澳大利亚海景各领风骚 \ 160
- 22. 土著图腾艾尔斯岩 \ 177

第六章 持续不断的旅程 \ 185

- 23. 开罗司机个个猛 \ 186
- 24. 埃及见识流行语 \ 189
- 25. 漫记基督城家庭旅馆 \ 198
- 26. 澳大利亚唐人街掠影 \ 203

后记 路是新的好 \ 213

第一章

吟唱诗歌不会徒劳无功



1. 圣地亚哥古堡

(2011 年 6 月)

世界上不少名胜古迹，大多同名人逸事有着关联，这才有历史的沧桑感，才能让游客感受文化底蕴并为之流连忘返。2011 年 6 月间的菲律宾圣地亚哥古堡（Fort Santiago）一游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菲律宾的历史变迁，品味到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。

6 月 20 日，从北京飞往马尼拉。当晚，主人接待我们到一个颇为不错的自助餐厅用餐，冰冷的芒果冻、新鲜的生鱼片，都是平日的最爱。或许，水土不服，



再加上洗澡水冰冷，随即肚子就发出抗议，感冒也来了。22日，也就是临别菲律宾的前一天，主人安排我们参观圣地亚哥古堡。我原本想独自在家休息，但陈先生等乡侨到酒店前来探望，并盛情邀我在落日大道边上的中餐馆吃了早茶，并劝说来一趟不容易，应该去黎刹纪念馆看看：“这位菲律宾人的国父，祖上还是我们晋江人哩。”

恭敬不如从命。在放下手头生意的陈先生的导引下，我们来到这个菲律宾最负盛名的古迹——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圣地亚哥古城堡，现在也是黎刹纪念馆的所在地。

说是古堡，确实名不虚传。从停车场下来，走过一条石径，旁边是石头砌就的护栏，底下是条护城河。潺潺流水，淌过多少时光，淌过多少菲律宾人的屈辱与荣光、眼泪与欢欣。

要进入古城堡，首先要通过一个拱形的门楼，门墙上还有葡萄牙人的雕刻，高出城墙的部分还有一个三角形的顶部，门楼两旁同样是用石头、砖头建造的城墙，经历数百年岁月淘洗，有的砖头已经剥落、丢失。陈先生告诉我，这个城堡是古代的皇城，公元1590年西班牙总督圣地亚哥将原本用木栅栏围成的城寨改建成石城堡。

诗人斗士黎刹其人其事

步入古城堡，真是别有洞天。园区内古树参天，既有热带的棕榈树，也有菲律宾特有的树种，园区中央竖立了一尊黎刹的铜像，基座是用石头垒成的，铜像正对着我们进来的门楼。据说铜像与黎刹真人高度相一致。铜像的背后，是黎刹纪念馆。

能在这一最具历史感的古城堡竖立铜像，意味着在菲律宾人心目中，黎刹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。

黎刹曾被关在这座古城堡内一座两层的小楼里，并从这里被押赴刑场行刑处决。菲律宾共和国成立后，这里辟为黎刹纪念馆。

在这座纪念馆中，我们看到了不少黎刹的遗物，我的印象中，这里有他生前的衣服、书籍、手稿、手杖以及描绘他就义前情景的巨幅油画等，此外，还

有他的绝命诗《最后书怀》（又译为《永别了，我的祖国》、《我最后的诀别》等）写在楼里的一面墙上。一个穿着黑衣的菲律宾人无精打采地坐在纪念馆的一隅，等待着游客购买一些有关黎刹的介绍资料，其中他的绝命诗用一张白纸翻译成七言诗。我本来想找那人要一份，他用手指指装钱的盒子，意思是要钱的。后来，我的同乡陈先生拿出一张菲币给他，才换来这首密密麻麻印在纸上的中文译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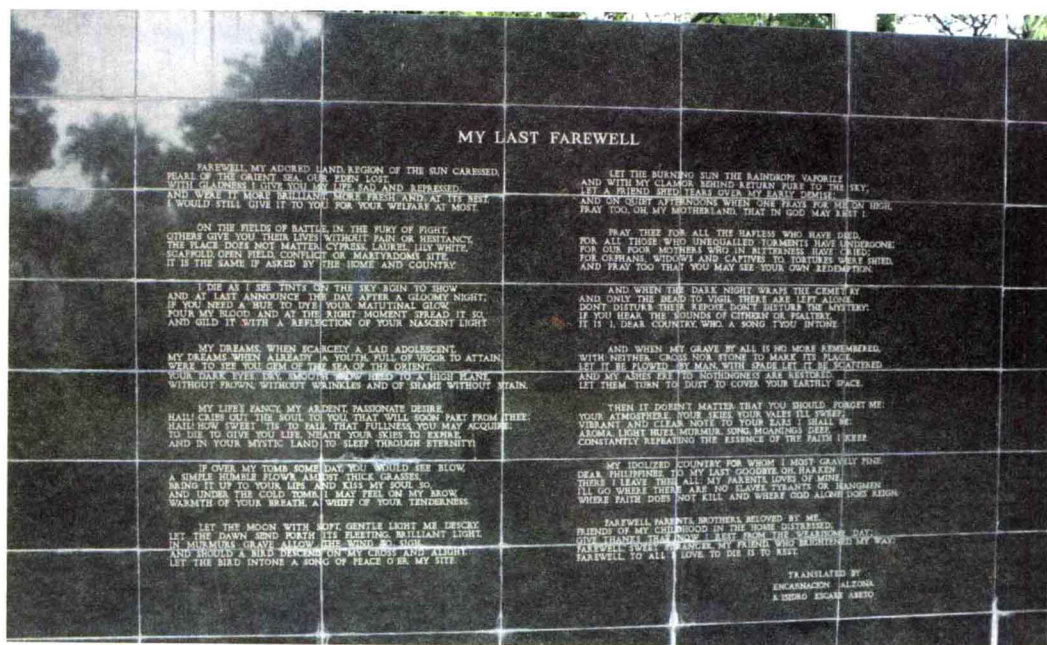
从纪念馆里的资料和陈先生的介绍中，我得知，黎刹公元1861年6月19日生于内湖省卡兴巴镇，其祖籍为福建晋江上郭村。其高祖父柯南戈（Domingo Lam—Co）于公元1662年（即清康熙元年）出生在上郭，在早年移居菲律宾，至黎刹已是第四代。

黎刹自幼聪慧，精通菲律宾以及西班牙等多国文字。公元1875年，他就获取文学学士学位，随后入圣道顿马士皇家教会大学，攻读哲学，兼学美术，后因母亲患眼疾，遂改读医科。18岁写出《给菲律宾青年》这首鼓舞人心的爱国诗篇，获全国诗歌比赛一等奖，被誉为菲律宾青年诗人，也因此受到西班牙殖民当局的迫害。21岁，他远赴欧洲留学，三年后，取得医学博士学位，并在大学里执教，被欧洲学术界视为颇有成就的学者。

多才多艺的黎刹，既当医生，又是诗人、作家，并长期关注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对菲律宾人民的歧视和压迫。公元1887年他在欧洲执教，期间用西班牙文创作《社会毒瘤》和续篇《起义者》，号召菲律宾人民开展反对殖民统治的武装革命斗争。

公元1892年6月，刚过而立之年的黎刹回到菲律宾，创建菲律宾联盟，并亲自撰写联盟章程，投身于反对西班牙殖民者的洪流中。同年7月7日，黎刹被捕流放到遥远荒僻的棉兰老岛。公元1896年，他被押回马尼拉，囚禁在圣地亚哥古堡监狱内，殖民当局决定以“非法结社和文字煽动叛乱”的罪名将其处死。

斗士黎刹的壮举和不屈精神已然感人，再有佳人的元素掺入，使得黎刹的壮烈就义更有传奇色彩。据说，当年黎刹曾为一位爱尔兰姑娘约瑟芬·布蕾肯治愈了眼疾，这位姑娘被他的善良和才华所打动，以身相许。后来，黎



黎刹绝命诗碑文 翁阳摄



黎刹纪念馆壁画 翁阳摄

刹被囚禁在古堡监狱内，约瑟芬·布蕾肯几乎每天都来城堡外，争取能见他一面。

就在黎刹行刑前，殖民当局答应了这位爱尔兰姑娘的请求，在古堡的草地上，黎刹和布蕾肯举行了他们刑场上的婚礼。公元1896年12月30日，黎刹被押赴刑场，就地枪决，时年仅35岁。而在他慷慨就义后两年，西班牙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也宣告终结。

《最后书怀》译本多多

值得一提的是，黎刹在圣地亚哥古堡牢狱中写下的《最后书怀》，能够与读者见面也曲折动人。在临刑前一天，黎刹把这首抒情长诗藏在酒精灯里，交给前来探监的妹妹特莉妮达带出监狱，再由黎刹的妻子布蕾肯带到中国香港，并最终于1897年1月公之于众。诗歌发表后，在菲律宾乃至全世界都得到很大的反响，包括菲律宾本地语言在内的全部版本则多达179种。显然，这种统计应该也可能存在疏漏。

但由此也可以看出，黎刹的绝命诗的文学性以及诗中洋溢的着呼唤自由、反抗殖民统治的精神，还是备受热爱自由、崇尚正义的人们所推崇和喜爱。中国的文化巨人鲁迅留学日本期间，就接触到梁启超翻译的题为《墓中呼声》的绝命诗，译文精到凝练，极富感染力：

方见天际破晓，我即与世长辞，
 朦胧夜色已尽，光明白日将至；
 若是天色黯淡，有我鲜血在此；
 任凭祖国需要，倾注又何足惜；
 洒落一片殷红，初升曙光染赤。

黎刹的诗、梁任公的翻译，激励了许多像鲁迅这样的志士仁人，精神与黎刹相通，愿为祖国独立自由，不惜血荐轩辕。印象中，曾在菲律宾参加抗日活动的诗人

林林也翻译了这首诗。

在写这篇随笔的时候，我曾找来在纪念馆买的《黎刹绝命诗·我的最后的诀别》译诗，同梁任公翻译的那段作对比，这位署名“Juan”的译者是这样翻译的：

刚看到天际破晓，我即将与世长辞。
透过朦胧的夜色，光明的白日将至。
如感到天色黯淡，有我的鲜血在此。
只要是祖国需要，倾注有什么可惜。
洒落一片片殷红，把初升曙光染赤。

可以说，这段译诗，同梁启超的翻译并没有太大的不同。只是由六字改为七字。在长达 14 章 140 行的绝命诗中，黎刹是这样收尾的：

别了父老兄弟们，我生活中的人儿，
我那破灭的家园，童年无猜的伴侣。
感谢让我终脱离，一生的力竭精疲。
别了可爱异邦人，我的友人和欢乐，
别了亲爱的一切，死就是永远安息。

可以说，黎刹是把他的歌声、叹气、信仰、哀愁中的哀愁、渴望自由的心迹，毫不保留地奉献给自己的祖国。他走得心安，走得从容。

历史现实交织的迷思

在黎刹纪念馆后面，还有一处水牢遗址，同样值得一看。这是一个建在炮台下方的地窖，底下和两面墙壁由长条石头建造，在烈日的暴晒下，水牢已经干枯。但陈先生告诉我们，在菲律宾被日本占领统治期间，这里是用来关押政治犯的。地窖与古堡外的河流相通，一旦河水上涨，牢里的犯人就性命难保。据说，

有数百位菲华游击队员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死去，然后，日军拉开水闸，让这些罹难者的尸体流入马尼拉河。

这种悲惨而壮烈的故事，让人感伤、惆怅，对于曾经被日本侵略者欺凌的国人，可以说感同身受。

当我们即将告别圣地亚哥古城堡时，正值正午。雨过天晴的古城堡，静静地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访客；古城墙的石头爬满青翠的藤蔓，马尼拉湾的波浪荡漾，轻轻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以及古堡内的陈年往事，散发着沉郁与忧伤的气息，让人坠入历史与现实交织的迷思中。

此时此刻，我只想用黎刹的诗意对古堡说：我惊叹于空间的浩瀚与时间的无际，不想吵醒你的清睡与深沉的神秘，愿这粗疏的文字作为献给你的“最后的骊歌”。

2. 聂鲁达——爱比遗忘漫长

(2006年9月)

一句“爱情是那么短暂，而遗忘却那么漫长”的诗，让那些初解风情、略通风雅的少男少女如醉如痴，并把诗人聂鲁达（Neruda，公元1904～1973年）视为他们的精神导师。

2006年9月上旬，我有机会造访世界上地图形状最狭长的国家智利，在离北京遥远的另一国都圣地亚哥，参观了诗人聂鲁达故居。对我而言，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，爱比遗忘更漫长。

通向“持续不断的旅程”

记得9月8日上午，我在下榻的万豪酒店，询问了聂鲁达故居的位置。那里

comprensión pasaba, obviamente, por sus sentidos.
Gabriela Mistral en 1936 afirmaba que «Neruda es un místico de la materia» cuando ya empezaban a conocerse los textos de «Residencia en la tierra». Sin saber demasiados pormenores de la biografía nerudiana (Neruda tendría poco más de treinta años), de manera algo intuitiva y mucho de profética, no solo se estaba refiriendo a un texto poético en particular. Más bien apuntaba a la incidencia de la sensualidad y del contacto físico en la conformación de una postura estética: casas y versos brotando de un solo movimiento del corazón y de la mente.

